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
第八回 神鯨遣使來要山 柏生發不肯即還

卻說柏生發在躲軍洞中修道，離藏頭山不遠，有一積財山，山上有一洞，名「出放洞」。有一神鯨祖師，起先他是便家村享添躲之子享邑兩，他自幼出家遊方，曾在藏頭山躲軍洞修行過。後次到了積財山，修了幾年，他把像貌俱變了。修成一個格良頭，弔孝臉，扛著嘴，不認親的眼，不論情的口，不放鬆的手，兩隻腳跟腳。他有兩個門客：一名季惠恬，一名善風城。還有四個徒弟：一名苟德妙，一名崔璧錦，一名和實，一名高岳。一日神鯨說法，眾人聽講。講的是無中生有，柔中見剛，空生色，色生空，□引百，百引千的妙道。又講些三昧存身，五折立命的根由。講說已畢，神鯨說道：「此洞規模狹小，容人不多，你們在外閒遊，可曾見那裡有寬綽的洞府？再立一個講堂，廣收迷世眾生，豈不是好？」善風城道：「我前者從藏頭山所過，見躲軍洞到還平坦，可以立得講堂。」神鯨道：「到是忘記了，此洞從前我也住過。自移居於此，就把它置之度外。若立講堂，只恐荒蕪。」善風城道：「我從前打那裡所過，見一道童彩茶，問其來歷，說是那丟清的徒弟柏生發在那裡住。我見洞前洞後，料理得卻也款致。祖師若要在那裡立講堂，只須著人去說，叫他移到別處就是了。」神鯨道：「丟清門下出身的，就許有些的難纏。況他已住了，如今要叫他還我，只怕他不肯善便。」季惠恬道，「祖師素日惺惺，今日為何昏昏？是他先住，是祖師先住？昔年祖師已經住過，今日要要，乃是物歸本主，他有何話說？」神鯨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便問「誰去與柏生發要山？」苟德妙說：「弟子願去。」

但見出的洞來，念著《娘哩咒》，睜著硬瞪眼，騎上仗勢狗，不一時到了山上。下了狗，進了洞，只見柏生發在不待廳上靜坐。苟德妙道：「我是神鯨祖師的徒弟，來此特有話說。」柏生發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苟德妙說：「此山是俺祖師的舊居，只因居住出放洞，不曾照管到此，你可作速移往他處，把俺的山與俺，別無話說。」柏生發道：「自我居此山中，并無個親戚鄰舍往來。今忽的出了個甚麼祖師要山，山在那裡？你回復你家祖師，叫他別尋一個罷，尋我不中用。」苟德妙道：「你好不通情理，我好意與你商量，你反如此執謬，叫我如何回復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道飛升之後，那時把一與你。如今要要，萬萬不能。」說罷，遂往不待廳後邊去了。苟德妙無法，只得騎狗而回。

松月道士曰：忽的出神鯨，一見像貌惹人笑。季惠恬，真正會舔；善鳳城，奉承果到。仗勢狗到了山前，把個柏生發兒尋得妙。尋得妙，卻也無用。躲軍洞，空走一遭。

江湖散人曰：神鯨刻薄今古罕，會舔又兼善奉承。任你怎麼尋得妙，柏生發兒不待聽。